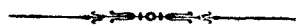


書叢·學文斯羅俄

罪 非 貧



著基斯夫洛特史阿

譯鐸振鄭

社 學 共

中國學文選題選

附 錄

普通學人應知常識

陳 其 編

北 平 書

共 學 社
俄 羅 斯 文 學 叢 書

貧

非

罪

阿史特洛夫斯基著
鄭振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
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
第一版

(二七八〇)

共學社俄羅
斯文學叢書
貧非罪 一冊

Poverty No Vice

上海實價新法幣二元五角

原 著 者 俄國 A. Ostrovsky

重 譯 者 鄭 振 鐸

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敘

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這本貧非罪，在俄國劇場上繼續的占了五十多年的勢力。他描寫當時商人階級的情形極深刻，沒有一個批評家不讚美他。當時雖有許多國粹派——斯拉扶派——的批評家，因為他描寫的人物帶有反抗西歐化的色彩，非常與他表同情，然而這種誤會，後來的人却沒有重蹈覆轍。急進派的批評者杜蒲羅李拔夫（Dobrolubov）也能去了這層膚淺的解釋，更深的把他的原意闡發出來。克羅巴特金（P. Kropotkin）以為這本戲的影響，遍於全俄。同格里博哀杜夫（Griboyedov）的喜劇龔察洛夫（Gontcharoff）的“Oblonoff”及其他許多俄國文學裏的好作品一樣，這本戲也是純正俄國的出品。但是同時他又帶有廣大的人道的色彩。我讀了他以後，覺得克羅巴特金的話很對。他所描寫的雖是當時社會的情形，但是這種情形現在還是普遍於人間社會——尤其於中國社會——裏呢！

在這一方面，這本劇本實有可以介紹的價值。

在藝術一方面，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這本戲也許更可以給未來的作家一點幫助，貢獻現在的

演劇家一點材料。

我譯了這本戲以後，曾經我的朋友許地山君的校閱。他這種有力的幫助，我是很難忘記了的。

一九二一、九、二十一、鄭振鐸、

貧非罪

登場人物表

郭台、客比契、託助夫，富商。

彼嫩格耶、依格羅敷娜，他的妻子。

劉拔夫、郭台葉敷娜，他的女兒。

劉平、客比契、託助夫，他的兄弟，一個已經把自己財產浪費完的人。

阿拂里加、薩威慈、加西納夫，製造家。

美底亞託助夫的書記。

耶夏、格斯林、託助夫的姪子。

格里沙、拉留李耶夫，少年商人，他父親非常有錢。

婀娜、依文諾敷娜，年輕的寡婦。

瑪莎

麗薩

劉拔夫、託助夫的朋友。

依格羅克，一個孩子，託助夫的遠親。

婀娜，劉拔夫、郭台葉敷娜的乳母。

客人們，僕人們，做把戲的人及其他。

劇中事實發生於聖誕假日，在一個鎮上，商人託助夫的家裏。

貧非罪

第一幕

一間小公事房；後牆開了一扇門；左角上擺了一張牀，右角上擺了一架擺雜物的架子。左牆上有一個窗口，窗旁擺了一張桌子。靠近桌邊，擺了一張椅子；靠近右牆擺了一張書桌。一條木凳。牀邊掛了一把六絃琴。桌上，書桌上都是書和紙。

第一場

美底亞在屋裏走來走去。依格羅克坐在凳子上讀波瓦、克羅里威慈一書。

依格羅克（讀書）『我尊嚴的父親，光榮勇敢的國王，克里倍、滑助羅威慈，我現在沒有膽量同他結婚。因為我年輕的時候，格肥賴王已向我求過婚了。』

美底亞 喂，依格羅克，有人在家麼？

依格羅克（把手指擺在書上剛才念過的地方，不使他差了。） 沒有人；他們都坐車走了。祇有

郭台、客比契在家。(讀書)『於是克里倍、滑助維威慈對他女兒說道』——(仍舊把讀着的地方用手指着)——他那樣生氣，真是不好！我離開了——他還在咒罵呢。(讀書)『於是美麗的美梨特麗莎、喀皮耶敷娜叫她的侍者麗雀特到她那裏去。』

美底亞 他同誰生氣呢？

依格羅克 同我的叔叔，同劉平、客比契。在假期的第二天，叔父劉平、客比契同我們一塊兒喫中飯；飯時，他喫了些酒，因此就鬧笑話了，真是非常可笑的。我竊竊的發笑。後來忍不住了，竟大笑起來，他們全向我看。叔父郭台、客比契看着這個樣子，以為是他自己的大辱，並且以為是非常壞的情形，他十分生氣，就把劉平、客比契趕出去。叔父劉平、客比契大吵一下，因為想復仇，就出外，同一羣叫花子一塊兒站在禮拜堂門口。叔父郭台、客比契說道『他在全城人的眼前，叫我受羞辱呢。』所以現在他不管什麼人，凡是走近他身邊的，他都要對他們發癢氣。(讀書)『想要向着我們的城鎮進行。』

美底亞(向窗外看) 我想是他們來了。是的，是他們。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、劉拔夫、郭台葉敷娜，

還有幾個客人。

依格羅克（把書藏在衣袋裏）我要上樓了。（走出）

第二場

美底亞 一個人在場。

美底亞 唉，上帝，真是可憐呀！無論什麼人在街上走的都有放假，無論什麼人在家裏的也有放假，你却坐在四面圍牆當中！我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陌生的，沒有親戚，沒有朋友——並且還有唉，好吧！我還是做點事好；也許這個壞運命就要過去。（坐在書桌旁邊出神，過了一會，嘴裏唱了起來）

『她的美麗我不能描畫，

黑漆的眉毛，還同着一雙笑眯眯的眼睛。』

是的，同着一雙笑眯眯的眼睛。昨天她做完彌撒回來，穿着黑貂的外套，她的小手巾擺在頭上，像這樣——呀——我實在以為這種美貌從前永遠沒有見過！（出神，過了一會，又唱）

「那裏呀，這樣美貌從那裏生出來的！」

我做的事情全都不在腦子裏了！我時時想她！我的心憂愁得痛了。唉，可憐最可憐的！手蓋在臉上，靜靜地坐着。彼媼格耶、依格羅敷娜穿着冬衣進來，停在門口。

第三場

美底亞和彼媼格耶、依格羅敷娜。

彼媼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美底亞，親愛的美底亞！

美底亞 你需要什麼？

彼媼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過一會兒黃昏的時候，上我們這裏來親愛的，同女孩兒們遊玩。我們去

唱歌了。

美底亞 萬分的感謝你，我將以這件事為我的第一義務。

彼媼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你為什麼常常一個人坐在公事房裏？這不是很快樂的事！你一定要來，

你不麼？郭台，客比契不在家。

美底亞 好，我決不會不來。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你看，他又走了；他到他那位朋友那裏去了——他是什麼名字？

美底亞 到阿拂里加、薩威慈那裏去麼？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是的，是的！他正是到他那裏去！上帝赦免他罷！

美底亞 請坐一下罷，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。（取了一張椅子。）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呵，我沒有工夫。好，我就坐一會吧。（坐下）現在想一想，這樣的不幸實在的，他們成了朋友，什麼事情都弄壞了！是的，這就是結果！爲什麼？這有什麼用處？請告訴我。阿拂里加、薩威慈不是一個粗魯酗酒的人麼？他不是麼？

美底亞 也許郭台、客比契同阿拂里加、薩威慈有什麼事情辦。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什麼事情！他是完全沒有事做的。你看，阿拂里加、薩威慈是常常同那位英國人在一塊兒喝酒的。他有了一個英國人做他工廠的司事，他們就一塊兒喝酒了！但是他不是我丈夫的適宜的朋友。但是你能同他辯論麼？你想他是怎樣的驕傲呀！他對我說：「在這

個地方沒有一個可以同他談話的靈魂；全是壞人，你看全是像一羣農民，他們生活也同農民一樣。但是那個人，你看，是從莫司科來的——他住在莫司科許多時候——並且他也有錢。」他碰見了什麼事呢？唔，你看，這件事完全是突然發生的，我親愛的孩子，完全是突然發生的！我們的生活固然不奢靡，但也十分順遂；去年他去出旅行了一趟，從什麼人那裏得了這個意見，他得了這個意見，他得了這個意見，這樣告訴我——得了這一切壞計策。現在他不要一切我們俄國的東西了。他常常的這樣說：『我要時髦，我要新式。是的，是的，戴上無緣帽吧！』他得了什麼思想！我這樣老了，能想法子去取悅別人，把自己裝飾得漂亮麼？！你要想法子為他做些事。他以前向不喝酒——實在的他，不喝——但是現在他同這個阿拂里加一塊兒喝了。一定是喝酒的原故使他腦筋變換了（指着她的頭）把他的人也弄混亂了……（靜默）我現在想魔鬼已經把他抓住了！他為什麼不能有些意識！如果他是一個年輕的人，因為少年人講究衣服，是不差的；但是你看，他是靠六十的人了，我的親愛的，靠六十了！實在的，我說道：『你的新式的東西一天一天不同；我們俄國的東西永久不會變更！老輩的人不會比我們傻的。』但是他

這樣粗暴性子的，你能同他辯論麼？

美底亞 怎樣好說呢？他是粗暴的人。

彼嫩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劉拔夫現在到了該出嫁的年紀了；我們應該替她解決，但是他總是說：『沒有一個人配當她的丈夫，沒有沒有！』但是有呀！但是他却說沒有。做母親的心裏是多少難受呀。

美底亞 也許郭台、客比契想把劉拔夫、郭台葉敷娜嫁在莫司科。

彼嫩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誰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麼？他看來像一隻野獸，永遠不說一句話，好像我

不是一位母親。是的，真的，我向來沒有對他說過什麼話；我不敢；所有你所能夠做的就是同些局外人講你的悲苦，哭起來，散散你的心事；就是這樣了。（站起來）你會來麼，美底亞？

美底亞 我要來的，夫人。

格斯林走進來。

第四場

同上的人與格斯林。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又來了一個好孩子！上樓到我們那邊去，耶夏，同女孩兒們唱歌；你擅長做這種事，也把你的大絃琴帶來。

格斯林 謝謝你，夫人，我不以為這種事是一種工作；我必須說這是一種快活的事情。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好，再會罷！我要去小睡半點鐘。

格斯林和美底亞 再會。

彼拉格耶、依格羅敷娜 出去；美底亞沒精打彩的坐在桌旁；格斯林坐在牀上，取下大絃琴。

第五場

美底亞和耶夏、格斯林。

格斯林 市場上擁擠極了！你的朋友都在那裏。你為什麼不去？

美底亞 因為我覺得非常難受。

格斯林 什麼原故？你為什麼不快活？

美底亞 我怎麼能够叫我自己不快活呢？我頭腦中常常想着這些事：我在世界上是那一類的人？我母親老了，現在又窮，我一定要養活她，——怎麼辦呢？我薪水又少；除了虐待，侮辱以外，我從郭台、客比契那裏簡直得不了什麼；他常常叱罵我窮，好像我的窮是因為我的過失一樣——他又不肯加我薪水。我要找一個別的地方，但是是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，又能從那裏得到地方呢？並且，我對你直說罷，我也不願意到別的地方去。

格斯特林 爲什麼你不願意去在拉留李耶夫那裏辦事是很好的——那個人又有錢又和氣。

美底亞 不，耶夏，那於我不相宜！我願意忍受郭台、客比契的一切侮辱，我願意長此貧苦，但是我不願意走。我的運命已經定了！

格斯特林 什麼原故？

美底亞（站起來） 是的，我有一個理由。耶夏，這是因爲我還有一層憂悶——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。我沒有向什麼人告訴過我的憂悶。

格斯特林 告訴我罷。